

内部专座
和特殊公民

·石闻·

年尽月满，打扫完卫生，猛地想起一个多月没理发了。虽说上了年纪，过年过节的兴劲早已淡了，但清清爽爽上杂乱的白发，扫扫身上一年的空气，总还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便冒着刺骨的寒风来到玉祥门外大庆路的一个理发店。

小小的理发店内，排起长龙，随着人群的蠕动，一个半钟头熬了过去，终于轮到我了！谁知高兴得有点过早，一位年轻的女理发员朝我“喂”了一声：“让王师傅给你理吧！”顺便叫走了后边的一位顾客。“王师傅就王师傅”，无奈只得再忍耐忍耐！正在这时，从理发店的后门踱进了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神气十足地坐到了那位王师傅旁边的小凳上，然后是一阵互相寒暄。“不妙”，一看这位不速之客那副对顾客不屑一顾的架势，我预感到这次又该倒霉了。于是，就闪出了个争个争的念头。这个座位上的顾客一起来，我就来了个捷足先登，一下子坐了上去。果然，这是个“硬后座”。一见我那不知高低的样子，王师傅立即命令道：“下来，叫那位同志先理！”我争

辩道：“早已轮到我了，他刚进门又没有排队，为什么要我下来？”“那是我们公司的，我这个位子是为公司设的内部专座！”王师傅振振有词地说道。我不由得怒火中烧，便气愤地质问：“这是哪里立下的规矩，理发店还要给上司设个内部专座，那你为什么不把椅子上标明‘只供内部使用，顾客莫坐’呢？”看起来，要把我拉下来大概是办不到了，这时，那位“公司的”发了话：“就‘让’他先理吧！”于是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出了理发店的门，冷风一吹，我的愤愤之情渐渐地变成了沉思：这位王师傅也已是满头白发了，当此除夕之际，还坚守岗位，他又能有多少怨气呢？他所以这样做，除了碍于面情外，恐怕还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吧！但是，这“内部专座”之说却使我颇为忧虑：一个仅七、八位理发员的理发店尚且要设个“内部专座”，那么，一个服务公司所辖的几十个理发店该设多少个这样的“专座”？由此想到，在我们一些为群众服务的部门，甚至掌握一部分权力的机关，又有没有类似这种“内部专座”，以至于更有甚者其他东西呢？而在这个“内部专座”的荫庇下，又会滋生出多少个类似这位“公司里的人”那样的特殊公民；靠这些把自己所管辖的部门或掌握的权力变成个人和小团体谋私利的“特殊公民”去抓服务质量，去抓党风，去检查评价下属的工作，又有可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编辑同志：
我厂是西北最大的火电厂，在西北电网名气不小，经济效益也很显著。但我厂单身职工自己开伙做饭者极少，原因是职工食堂长期以来饭菜质量极差。炒菜基本上都是煮菜，特别是到了下午，不是剩饭就是剩菜。食堂雇用的炊事员多是些无烹调技术的农民，使我们经常处于“早上喝稀饭，中午吃面条，晚上喝汤”的关中农村生活的老框框里。饭菜不卫生，偶而还发现苍蝇、头发等，令人难以忍受。虽然生活副厂长换了人，但食堂情况依然如故。职工生活搞不好，长期下去，如何搞好工作呢？秦岭发电厂 普工

一件发人深思的怪事

星期天去宝鸡市桥头农贸市场买菜，在卖豆芽的一家个体户摊前，见一单位食堂的采购员一次买了20斤豆芽，每斤一角八分，共付了三元六角钱，要求开一张发票。可奇怪的是卖豆芽的问开多少斤？每斤开多少钱？我好生纳闷，没等明白过来，就听见采购员说：“开25斤吧，每斤二角。”发票开好，俩人客气几句，那采购员便骑车而去。我一算帐，这采购员不就白捞了一元四角钱吗？为了弄清此中缘由，我便和那卖豆芽的拉起家常。起初，他还有点戒心，闲聊几句后，便道出了原委。原来桥头农贸市场地处工厂、学校、部队等机关单位的中心，每天来这里买菜、买肉的很多，为了和大用户攀上关系，这些摊贩是有求必应，写多少请便的，反正，他们不受半点损失。采购员有油水可捞，下次就会主动买他的东西了。为了证实他说的话的可靠性，我又走访了几家卖豆腐的。一个老汉说：“我们一般不带笔，采购员买了豆腐要发票的话，就自己写个条子，我们签个字就行了。时间一长，都认识了，他们在发票上挣几盒烟钱，我们也可

以多卖些豆腐。”看来，这些个体摊贩已经把有些采购员的心理活动摸透了。

由此，我联想到一些工厂、机关、学校的集体食堂，就餐的学生、职工埋怨伙食办得太差、副食太贵，看起来这和买菜乱开发票很有关系。如若一个食堂每天被侵吞三元五元，那它的伙食能不贵吗？就餐职工、学生能没有意见吗？希望各个单位的领导，亲自抓一下职工的生活，不但要选派思想好、觉悟高的同志做采购员工作，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进库验收手续，做到物票相符。同时，对那些弄虚作假者要予以严肃处理；市场管理部门也要加强对个体摊贩的教育；建立健全市场管理制度，统一发票，消除这种歪风邪气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宝鸡 汪洋

矿工何时才能不坐“闷罐子”车

陕西工人报：

我们桑树坪煤矿是一个拥有九千多名职工的现代化矿井。几年来，不知是什么原因，韩城到桑树坪的火车，一直是“闷罐子”车，货车，条件极差，加上在韩城还要等几个小时的火车，到了桑树坪已是晚上

八点多钟甚至更晚。遇到冬天，不少人常常挨冻受饿。工人们提起乘“闷罐子”，无不叫苦连天，迫切希望客车开往桑树坪。望贵报代我们呼吁一下，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桑树坪矿工会

苏金山

喜看汉中市容的改观

1983年9月，我们《陕西工人报》以“没想到汉中市这么脏”为题，对汉中市卫生状况，尤其是饮食行业的脏乱进行了批评。最近，记者又去汉中市采访，发现市容大改观，街区干净卫生，摊点布局合理，铺面焕然一新，饮食业普遍有了较为严密的防护设施，给人以清新、舒适的感觉。这一改观，促使我访问了负责市政建设的副市长陈德林同志。陈副市长兴奋地说：你们报纸批评得好，对我们是个很大的促进，逼着我们尽快改变了这座历史名城的脏乱差现象。

陈副市长告诉我，近几年来，随着城乡改革的迅速发展，

周围几个大工厂、企业的职工纷纷到市区来，许多农民也进城来做生意。我们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居住条件，要保证他们住得舒服，玩得痛快，吃得可口随心，正确地发挥城市的功能。在报纸批评之后，市上曾派人去潍坊、青岛、常州等市学习取经。围绕如何建设好城市这个总题目，市委研究确定了要抓的八项事情。首先抓群众意见尖锐的突出问题，治理脏和乱。他们发动群众清除了十万吨垃圾；刷新了五十多万平方米铺面；修通了五十多处积水滩；全面修葺文物古迹；移

土三万多立方，加高了汉江河堤，植树数万株，为将要建设的江滨公园奠了基；市区固定了十四处农贸市场，做到了整齐化一，有条不紊。

1985年，全省五个城市的环境卫生评比，汉中市名列第一。这个成绩的取得，既有领导的苦心，也有群众的汗水。居委会和退休老职工在抓市容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老太婆、老大爷铁面无私，该奖便奖，该罚便罚，使得那些把关也畏三分。一次罚了火车站，一回罚了地区行署机关，使得“群众治理”的声威大振。（本报记者 党积智）

灞桥镇人民的心愿

西安市灞桥镇原有一座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影剧院，戏曲电影可轮换上演，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去年有关部门决定，把这个历史名镇唯一的影剧院拆掉，要盖一座现代化的影剧院。时间过了一年多，这座影剧院至今还

无踪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断了灞桥镇工人、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春节期间，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更加迫切，反映强烈。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群众的呼声，迅速解决灞桥镇人民看影剧难的问题。

西安市灞桥区 李闻

应当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我是今年元月八日下午六时，我下班路过西梢门岗台上南边的人行道。当时马路上从东向西扯着一根电线，在灯杆对面停着一辆轿车，红灯亮时，突然高速行驶，猛冲我斜对面，我本能地一闪，被电线绊倒在地上。二十分钟后，警察和路人把我送到医院，经检查，肋骨骨折，二十多天不能动。奇怪的是，肇事者再未露面。请大家评评这个理，难道能让这个不

作意见很大。面对这些情况，领导和主管部门不急不忙，甚至无动于衷。群众对他们的工作作风早有不满，不知怎的他们一个个竟都成了“先进”。我们期待这些同志的觉醒，希望他们能够按照整党时的检查再对照一番。

省建二公司一处 36名职工
编者按：接到来信，我们通过电话向省建二公司一处的负责同志作了查询，他们已感到这次“评先”中有毛病，主要是忽略了主抓生产的部门、知识分子和职工群众。他们已向公司党委作了汇报，请求上级协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群众的批评意见虽然尖锐，却很中肯。我们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总结，在作风上真正有所转变，对生产来个促进。

千万别冷了工人的心

我自1953年参加工作以来，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献出了一个普通工人的微薄力量。不幸的是，于1984年患乳腺癌作了切除手术，现在癌细胞扩散，卧床不起，大医院不收，厂医院不留，只能在家里设个家庭病床。这个病床是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开设的，因人力不足未开办输液业务。这样，就只好求助于厂医院。厂医院一日无人，二日无人敢负责任，打吊针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找厂领导，他们推来推去，无济于事。在我最痛苦的时候，遭到如此冷落，我感到寒心。我知道，我在人世的时间不多了，这个针对我来说，打不打已经无所谓了。我只是想打报纸呼吁一声：千万不要冷了工人的心！西北国棉七厂女工 康瑞贤

中西法顾的
学安外司机
年四吗道
十冬？遥
伶二



改造型电话

刘思德

二次，在这段时间里，不知有多少单位更换名称或电话号码，不知又添了多少新用户。您若继续糊里糊涂“将错就错”，岂不乱点了“鸳鸯”，打错了电话吗？请用新电话簿吧，它是您可信的向导。（张白）



伞技

王尊农